

中區再生與中央書局－ 臺中舊市區的街區再生行動

蘇睿弼

東海大學建築系助理教授
中城再生文化協會理事長

舊市區午後的一杯咖啡

2012年一月，臺中舊市區綠川邊的宮原眼科正式開幕，為沉寂已久的臺中舊市區帶來了許多人潮，很偶然地，在同樣的時間點上，筆者當時主持的東海大學建築研究中心，接受臺中市政府委託而執行的「臺中市舊市區再生計畫研究案－臺中市舊市區都市再發展行動計畫」（2012.1~2012.12）也正式啟動，此計劃的特點是工作團隊必須在舊市區中，設立一處駐點辦公室，來進行研究計劃的調查與相關社區擾動的行動方案。（圖1、圖2）



圖1 中區再生的第一道光／攝於2020年1月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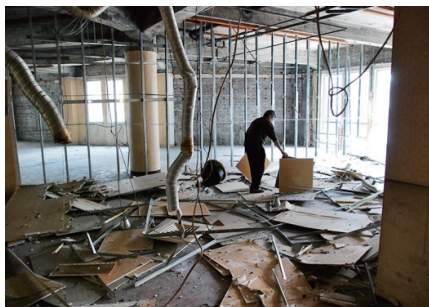


圖2 從廢墟中開始的街區再生行動



66,666,666

還記得那是2012年的1月1日元旦假期下午，我為了尋找駐點辦公室的租屋物件而走在臺中的舊市區，天氣晴朗的星期假日，光天化日之下，街道上卻沒有什麼人影，兩旁的店鋪鐵門深鎖，很奇怪詭異的氛圍，有點像日本攝影家中野正貴的攝影集《Tokyo Nobody》中的街景，我好像誤闖了一座曾經繁華的廢棄城市，這個在我唸大學時期熱鬧非常的臺中舊市區，才不過三十年的時間，竟然成為一座空城。一路上看到很多鐵門深鎖的店家或空屋，卻很少看到招租的廣告或紙條，正想找位居民或店家打聽，剛好看到一間似乎有在營業的咖啡店，懷舊風格的外觀和門前的大樹成蔭，吸引了我的目光，試著推開門走了進去，店內沒有客人，櫃檯內卻有兩位女士，看似老闆娘的女士請我自己找位子坐，環顧室內陳設，新藝術風格的燈具和擺飾，厚重的彎木靠椅，有著五、六十年代的復古味道，感覺好像進入了時空隧道，對比窗外沒落的街景，有一點超現實的感覺。

點了一杯招牌咖啡，女店員用虹吸式咖啡壺慢慢地調製，看到櫃檯後方磚牆上的壁畫，讓我想起留學期間經常去的東京銀座一些老咖啡店，咖啡的香味飄散在室內，伴隨著咖啡壺水煮沸的咕嚕咕嚕聲，老闆娘輕輕地端上了咖啡，看到眼前的咖啡杯組，我停頓了幾秒鐘，有著金色把柄、虹彩滴瓷釉燒的半圓咖啡立杯，搭配著同樣色澤、心形碎花開口金色鑲邊的碟盤，我瞬間跌入了記憶的大海，因為有記憶以來，喝過的第一杯咖啡的模樣，竟然出現在眼前！眼前的咖啡杯，和小時候父親買過的第一套咖啡杯組一模一樣。記得小學時候，父親下班回家的晚餐後，全家圍著剛買的電視機，父親幫大家泡上一杯濃醇的咖啡，成為我們這公務員家庭生活中的小確幸。這少年時的家族記憶，竟然在這沒落的街區中再次相遇。

由於店內沒有其他客人，很自然地和老闆娘攀談起來，她講述當年和她先生創業的故事，以及早期這一帶的繁華榮景，由於鄰近臺中市政府（州廳）、民族路上的診所和民權路的銀行、辦公樓，平日就有許多來附近洽公或看診的人們會來店裡喝咖啡，而自由路上的百貨公司還在時，假日的生意更好。老闆娘說著說著時，拿出開店幾年後抱著剛出生的大兒子在店裡的合照，照片中的小寶寶現在已經是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幫忙負責打理高雄和臺北的分店，偶而才會回臺中老店看看爸媽，原來這是一間南北知名咖啡店的「總店」，而店門前的老樹就成為它響亮的店號。雖然這間總店周邊的街區已經沒落，店裡的生意也大不如前，但老闆娘還是幾乎天天會來店裡，因為時常有許多老客人會來，原來，人與人的情感聯結，維繫著這間在地堅持的老店，而我這位初次踏進這裡的客人，竟然也能從這空間與物件中，找到時代的記憶與個人的回憶，我想這正是臺中舊市區的獨特魅力（圖3）。



圖3 舊市區的獨特魅力—老樹咖啡



66,666,666

老屋再生的現象與臺中舊市區的沒落

臺中舊市區雖然充滿著獨特的魅力，但不可諱言地，這裡就像臺灣各地許多城市裡的舊市區一樣，面臨著產業沒落、居民外移、空屋閒置等深刻的議題。二十一世紀的臺灣，各地興起了老屋再生、空間改造的現象，就可以看到這個問題的普遍性。從臺南的古都保存再生文教基金會2008年開始舉辦的「老屋欣力」徵選活動，藉由大眾媒體的宣傳，推廣老屋活化的經驗，到2010年臺北都更處推動的「都市再生前進基地（URS－Urban Regeneration Station）」，運用容積移轉的方式，由公部門將老房子加以修復後，再委託給民間單位來經營，或是類似臺北市文化局發起的「老房子文化運動」，對外招募民間企業修復經營公有閒置建築。這些現象，都說明了經過二十世紀經濟高度成長期，進入二十一世紀高齡少子化時代的臺灣，在都市發展過程與社會資源積累的運用上，開始有了一種新的轉變。

其實從2004年姚瑞中老師出版的《台灣廢墟迷走》（田園城市／2004），就可以看出臺灣社會變化的端倪，該書中收錄著臺灣各地的廢墟紀錄攝影與遊記文字，從分布於全臺的工業廢墟與環境汙染、廢棄住宅與災難住宅、到廢棄遊樂園與信仰神社的廢墟廟宇，這些都顯示著臺灣在經過資本主義的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的過程後，進入二十一世紀，各地出現大量的空間棄置與社會剩餘。這些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閒置空間與建築物，其存在現象的背後，有些是因為產業蕭條而導致人口外移，有的則是土地資本投機炒作的惡果，也有些是地方政治資源分配下的瀆職浪費，而當我們把焦點放到舊市區時，更可以看到富

裕階層的資產閒置、世代交替經營傳承的缺乏、土地房產繼承的細分而無法整合、房價哄抬租金過高而閒置等現象（圖4）。

空屋閒置久了就變老屋，老屋烙印了時間的刻痕，就成為廢墟，



圖4 臺中舊市區各類的閒置空屋

廢墟多了，整個城市就慢慢死去。臺中舊市區的沒落，除了上述的種種原因之外，另一個重要的結構性因素是一私人運具的普遍而帶動的郊區化都市發展。原本只有500公頃的舊市區，戰後五十多年來，外圍多了3000多公頃的重劃區，人口並沒有大幅度的成長，而大規模重劃區的劃設，使得人口與產業不斷由舊市區流向新興的重劃區，消費人口也隨之外移。1995年衛爾康西餐廳大火後，消防法規的管制變得更為嚴格，中區的房屋老舊，大多無法符合相關的規定，而新興的重劃區卻能提供成本較為低廉的土地，並能輕易地符合消防規定以快速取得使用執照，舊市區的推力與重劃區的拉力，使原本十分蓬勃發展的特種行業、百貨公司、商場等紛紛出走至重劃區，也因此促成了舊市區的逐漸沒落。

臺中舊市區的發展，可以說是典型的都市擴張（urban sprawl）現象而導致舊市區空洞化的結果，從世界都市發展的角度來看，都是一個相當特殊的例子，在這裡我們要面對的不單單只是單棟的老屋活化或是歷史街區的風貌再造，它是一個都市擴張所帶來的舊市區衰退議題，



66,666,6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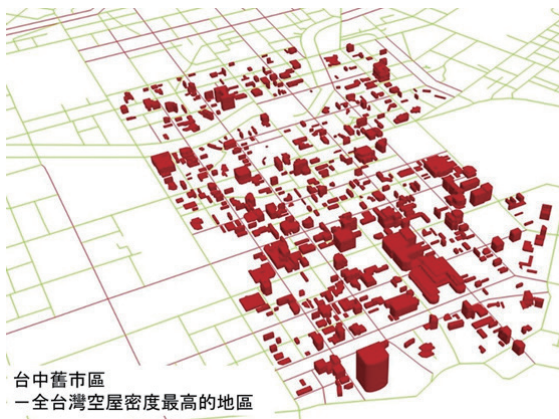


圖5 全臺空屋率最高、閒置空屋最密集的臺中市舊市區

也是一個世代交替缺乏的社會文化問題，同時也是土地資本商品化的經濟問題，這些現象與特徵，都呈現在全臺灣空屋率最高、閒置空間最密集的臺中市舊市區（圖5）。

中區再生基地與街區再生策略

2012年三月，東海大學建築研究中心團隊租用了一處閒置了近十多年的銀行（第一銀行）二樓150坪的空間，重新加以整修改造為臺中舊城區的新據點，取名為中區再生基地（DRF Goodot Village），於2012年5月4日正式開幕（圖6）。



圖6 2012年5月4日中區再生基地正式成立

成立初期的中區再生基地，除了結合設計教學、帶領年輕人重新認識舊市區之外，更以研究調查為基礎，提出行動方案，並藉由工作坊、展覽等活動，讓年輕人和關心舊城發展的市民，大家共同來討論舊市區再生願景及發展策略，扮演市民與政府之間的橋樑。從2013年起，中區再生基地開始發行《大墩報》，從創刊號青創趣、第二刊傳家寶、第三

刊職人藝、第四刊巷弄美食、第五刊漫遊總動員（旅店）、第六刊建築大集合＋臉書大放送、第七刊中山路鈴蘭通、第八刊書店咖啡店、第九刊閒置空屋、第十刊腳踏車遊舊城等，大墩報已經成為臺中舊市區城市漫遊的另一種指南（圖7、圖8）。



圖7 舊市區城市漫遊的另類指南—大墩報



圖8 大墩報第4～6刊

除了出版大墩報之外，中區再生基地在舊市區也進行了許多空屋媒合的工作，包括本冊、好伴共同工作室、柳美術館、中央書局、鴻根雅築、繼光工務所（圖9、圖10）、一隅手作聯盟短期進駐、第一信用合作社東海建築畢業展等，藉由閒置空間的活化再利用，為衰退的舊市區導入新的活水（圖11）；此外，藉由各類工作坊、展覽活動的策劃，以及粉絲社群的經營，也衍生出許多與臺中舊市區議題相關的年輕團隊，中區再生基地團隊從2012年進駐到臺中舊市區，便開始在臉書上設立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GoodotVillage/>），2017年中區再生基地轉型為中城再生文化協會，目前粉傳已達近三萬人的粉絲群，這幾年來舊城區形成的社群包括有：好伴社計、台中文史復興組合、綠川工坊（綠川漫漫）、TC Time Walk、寫作中區、大同國·小花園、大墩城聲、建國前半生、1095文史工作室、角落微光、街區實驗室、逃亡計劃



66,666,666

X plan、Face Off等團體，位於中山路69號二樓的中區再生基地，成為年輕人重新認識舊城區的交流大廳，讓年輕人從在地關懷開始，並付諸於實際行動的場域，這裡像是一所社會學校，許多年輕人在這裡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描繪對這城市的理想，共同來關心這個城市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圖12）。



圖9 繼光工務所的前身—破屋



繼光工務所 (<https://www.facebook.com/workstationkj/>)

圖10 破屋活化後的繼光工務所



圖11 找回市民與專業者對空屋的想像—中城改造家之夜



大學教育與地域社會的連結—社會企業的搖籃

圖12 大學教育與地域社會的連結

中區再生基地執行的計劃不同於以往學術單位的研究計劃，不僅僅止於提出建議式的報告書計劃，而是強調短期行動的重要性，因此我們以「願景」、「調查」、「媒合」、「行動」的步驟（圖13），從世界各地的都市再生案例研究，以及臺中舊市區的特質中，重新釐清其發展

願景，藉由全面深入的調查（都市基礎資料、空屋現況、產權關係、歷史人文、產業資源等），並以各類的工作坊、座談會、展覽活動等來進行媒合，進而從中找到可以付諸行動的潛力點，而中央書局也是眾多在地擾動、媒合行動案例的其中之一。

中區再生基地的街區再生手法



圖13 中區再生基地的街區再生策略圖

個人與歷史的記憶

我不是臺中人，每次聽到臺中在地的朋友們，談起對於中央書局的回憶時，總是有些插不上話的感覺，雖然自己的大學時代也是在中部地區渡過，但對於中央書局的記憶，卻是很模糊；只記得從大度山搭巴士到市區買模型材料，有幾次走在嘈雜熱鬧的街區騎樓中，印象裡有一間寧靜的店面，室內略為昏暗、有著高大的書架，店頭陳列著英日文雜誌的書店，偶而逛街走累了，可以翻閱書籍的地方，這大概是我勉強擠得出來對於中央書局的唯一印象。2012年，當中區再生基地成立後，在走遍舊市區大街小巷的田野調查中，當地居民告訴我，那間在臺灣大道和市府路轉角，一樓賣安全帽、二樓是舞蹈教授的建築物是原來的中央



66,666,666

書局時，雖然我僅有的中央書局印象，並沒有清晰的外觀，但每次經過這個路口，看到這棟門口騎樓柱上寫著大大的「安全帽」三個字的建築物，總是覺得有些違和感（圖14）。



圖14 改造前的中央書局

隨著對於臺中舊市區歷史人文發展的深入瞭解，慢慢地才知道中央書局在臺中的城市文化、乃至整個臺灣文化發展上的重要性，特別是中央書局（中央俱樂部）在日治時期的成立過程中，以臺灣文化協會為基礎，凝聚了當時臺灣各地的仕紳力量，由當時留學歸國的年輕精英（莊垂勝、葉榮鐘等人）的倡議，加上中部地區的地主仕紳（大雅張家、霧峰林家等）的支持，以及從1928年就在中央書局擔任業務主任、經理等職務，並積極引介世界思想新潮，從事各種藝文活動，扮演策展人角色的張星建先生，使得戰前的中央書局可以說是臺灣人最重要的文化平臺。而戰後國民政府遷臺，省政府在中興新村成立，大量軍公教人員進駐臺中，市區民間商業活動熱絡，受薪中產階級的精神食糧與文化消費需求，使得中央書局也成為當時臺中市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文化據點。由於這些歷史發展的脈絡，一間小小的書店－中央書局，其連結放射出來的文化網路以及社會影響力，可以說是臺灣歷史上少見的。

醒過來的中央書局

中央書局雖然在日治時期的1927年就成立，但眼前這棟位於臺灣大道和市府路轉角的建築物，卻是興建於二戰剛結束的1945年（民國

34年）。戰前的中央書局並不在現在的位置，而是租用臺中市寶町三丁目十五番地的木造平房（現在市府路103號天主教惠華醫院），中央書局開業後沒多久，便購置了隔鄰街角地的木造平房（現在中央書局的位置）作為倉庫及員工宿舍。戰後的中央書局也就在原來的倉庫和員工宿舍位置上，新建了一棟鋼筋混凝土的三層建築，也就是目前大家所知道的中央書局。

記得2012年知道了那棟門口騎樓柱上寫著大大的「安全帽」三個字、外觀立面招牌上橫批著「雨衣安全帽腳踏車帽騎士精品」的建築物是中央書局後，我便很好奇眼前的中央書局在1998年結束營業後，多次的增改建改變了原有建築物的風華，在外觀貼滿各式各樣廣告招牌之下，當初的中央書局是怎樣的面貌？把中央書局的舊照片和2012年當時的現況做對比，可以發現原本一樓轉角入口細緻的柱子，四周被包上夾板成為廣告柱，而二樓窗戶的開口比例和舊照片有很大的不同，原有的水平帶狀窗臺線條，已經被舞蹈教室的大面玻璃開窗給打斷，而舊照片裡二、三樓的垂直窗戶開口，也都不復存在，被整合為方形的開口，推測可能是由於舞蹈教室需要大面積的開窗採光，而做了立面的修改。唯一可以辨認出原有書店風貌的痕跡，大概就只剩下屋頂女兒牆立面上的卷草紋樣水平飾帶。

面對這樣一棟非常有歷史意義卻已面目全非的建築物，心情其實是沉重的。然而突然有一天，機會來了！走在街上，看到這棟建築物的外牆貼出了「『中央書局』全棟出租」的招租廣告，也因緣際會促成了上善文教基金會出面來承租，進而承購了這棟非常重要的建築物。還記得2015年舊曆年前，基金會開始進行初步的內裝拆除工程，當舞蹈教室



66,666,666



圖15 拆除天花板後露出精緻的格子梁天花板

的天花板與架高地板都被拆下時，露出了非常精緻的格子梁天花板，以及支撐格子梁的柱子全貌時，當時的心情是激動而興奮的，就在那個剎那，彷彿聽到了中央書局醒來的心跳聲，原來她還在（圖15）！

中央書局建築的特色

中央書局在臺灣文化發展上的歷史地位，可以說是無庸置疑，然而目前中央書局的這棟建築，如果從建築史、建築設計的角度來看的話，它具有怎樣的特色呢？而又要如何來定位這棟建築呢？

據前中央書局董事長張耀琦先生在生前的訪談記錄，中央書局這棟建築物興建於1945年，設計中央書局的是林文章先生，林文章先生在當時是彰化銀行的技正，負責彰化銀行的營繕工程與管理，他在日治時期畢業於臺北工業學校建築科，畢業後任職於臺中州廳和臺中市役所擔任土木技手，在日治時期的官僚行政體制中，技手是屬於技師手下的技術人員，也就是工程師的意思。當時的官方營繕組織中，技師多由日本派赴來臺的日本人擔任，而林文章先生可以在官方營繕組織中，擔任具有官職的技術人員，可以說是當時臺灣建築人才中的精英。

當初林文章先生設計中央書局時，正任職於彰化銀行，想像當他被委託設計新建中央書局的設計案時，當時臺中市區裡最豪華的彰化銀行這棟建築物，很顯然地就成為他設計參照的對象。臺中市的彰化銀行興建於1936年並於1938年完工，是由當時的總督官房營繕課技師白倉好夫與臺中州內務部土木課建築技師畠山喜三郎設計，屬於西方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流行的折衷主義之古典樣式，近代銀行在當時算是新型態的建築類型，習慣採用埃及或希臘式的建築外觀與造型，表現西方古典建築的永恆與厚重，也傳達顧客將資金存放在銀行的安全與信任。就臺中彰化銀行的整體建築樣貌而言，屬於簡化的埃及希臘式風格，沿街立面上並排的列柱，採用單純典型的希臘多利克式（Doric Order），圓盤狀的柱頭、凸凹槽的柱子、轉角處厚重的幾何量體、柱頭上半部大型素面的石塊（楣樑）、頂部裝飾的卷草橫飾帶等，這些都是彰化銀行的外觀造型特徵，而內部大廳大跨距的格子梁天花板，更是讓室內空間有著富麗堂皇、莊嚴穩重的感覺（圖16）。



圖16 中央書局的建築師林文章先生曾經任職的彰化銀行



66,666,666

比較中央書局與彰化銀行的建築，同樣是位於二條道路交叉的街角位置，彰化銀行的垂直厚重量體感，相對於中央書局則是採用水平流線的轉角處理，在當時臺中市區眾多的街角建築裡的外觀立面造型與窗戶開口，大多還是沿續著傳統磚造建築或西方樣式建築的厚重與垂直感，就連曾經位於繼光街與中山路交叉口的臺灣商工銀行臺中支店（現第一銀行位置，舊建築已不存在），雖然轉角也是採用水平流線的弧面造型，但窗戶開口卻是垂直而細長，也因此弧面造型的轉角以封閉的牆面為主（圖17）。相較之下，中央書局的轉角處大面積的水平弧面大開口，搭配屋頂女兒牆、三樓窗臺、二樓窗臺等，這三個部位水平帶狀的流暢線條，包覆著整個建築物的外觀，可以感受到與歐美的新藝術風格(Art Nouveau)或裝飾藝術（Art Deco）的流線造型有相近之處。想像1945年出現在臺中街區的中央書局，在日本殖民政府剛結束臺灣統治的那年，支持中央書局的仕紳們正歡欣采躍地準備迎接國民政府的到來（結果卻是事與願違），中央書局可以說是當時臺中市裡最新穎的建築設計。象徵地宣告著一個新時代的即將到來（圖18）！



圖17 日治時期的臺灣商工銀行臺中支店（現已不存原址為舊第一銀行）



圖18 戰後1945年出現在臺中街區的中央書局（攝影：林權助／照片提供：林全秀）

中央書局在外觀呈現一種新時代感覺的同時，有趣的是，還是有很多地方延續著在地市民熟悉的空間視覺傳統，例如：立面頂部女兒牆上的卷草紋樣飾帶，或是室內的圓柱陣支撐起格子梁天花板，這些都與彰化銀行有著類似的設計意匠表現，推測應該與設計者林文章先生在彰化銀行工作有某種關連（圖19）。此外，立面上二、三樓的窗戶開口，在轉角處採用大面積的水平弧面大開口，而在兩側的道路面上，則採取垂直式的窗戶，這些垂直的窗戶大小並不同，呈現一種有趣的韻律感。此外，中央書局一樓騎樓的轉角處，舊有入口兩側的二根門柱也非常特別。相對於彰化銀行立面入口列柱，以西方石造建築的柱式來表現古典建築的厚重感，中央書局入口的門柱，則採用角隅內凹的八角型斷面，柱子比例細長、轉角線條銳利，有著細緻而精美的感覺（圖20）。這種柱子造型的設計，其實是日本木造建築中，木柱的角隅處理手法之一，稱為「底几帳面」的轉角類型（圖21）。還記得當時拆除工程把包覆在騎樓柱子的夾板拆掉，露



圖19 中央書局立面頂部女兒牆上的卷草紋樣飾



圖20 中央書局入口細緻精美的門柱



圖21 入口門柱的「底几帳面」轉角處理



66,666,666

出精美的入口門柱時，這兩根門柱外表的洗石子顏色還特別處理過，有著土黃色的上部與暗綠色的基部，當陽光照射在騎樓上，精緻的柱子質感與線條，伴隨著光影的推移，一種新舊交織的人文氣質卓然而生，散發出這棟建築的迷人之處。

七十年老房子的修復

當我們在2015年重新發現了1945年的中央書局時，除了瞭解這棟七十年前建築物的原有面貌之外，如何來修復一棟面目全非的老房子？重新回復她當年的風華？成為最重要的課題，然而這裡要面對的，不光只是老房子在硬體上的修復而已，還包括了軟體上的經營活化。當時基金會雖然承租（後來承購）了這棟老房子，但未來的經營團隊和經營方向的定位，其實都還是未知數。不過眼前可以先做的，就是拆除建築物室內外許多後來的增建或包覆材，然後仔細地針對這棟已七十歲高齡的建築物進行結構健檢，於是經過競圖過程，遴選出姜樂靜建築師＋施忠賢結構技師的團隊來負責中央書局的外觀和結構修復工程。

中央書局的構造屬於鋼筋混凝土結構，由於中央書局興建於二戰剛剛結束的1945年，在當時鋼筋和水泥都還是屬於管制物資，不易獲得且品質不齊，因此鋼筋與混凝土的強度是結構安全檢驗時的重點。經過結構體多處的鑽測與強度測試，發現三樓天花板（屋頂版）與梁體裡的鋼筋有嚴重的銹蝕，而且格子梁之間的混凝土也有大面積的風化，估計是因為當時的屋頂防水技術尚未成熟而造成。此外，屋頂上沿著外牆弧形邊緣的女兒牆體，也就是立面頂部的卷草橫飾帶區，這部分原本是用混凝土牆版與多重的磚砌而成，造成屋頂版的荷重增加，整體建築結構頭

重腳輕，而且屋頂樓版與外側牆版的鋼筋節點處，接頭有大量的銹蝕，對於結構框架的穩定有相當的影響。除了三樓的結構問題之外，室內的結構框架也有多處的梁體被切斷，推測是在不同進駐者的使用過程中，對於結構體的破壞性更動。因此這棟老房子結構框架與屋頂版的修復與補強，成為結構修復工程的重點。

在各項綜合評估之下，修復團隊在室內的角隅處規劃了新的結構牆體，做為新增設電梯設置的位置，將重新進行植筋修復的梁柱框架系統之應力，傳遞到新設的結構牆體上，以補強整體建築物的結構剛性與荷重，增加未來使用的安全性。此外，配合三樓結構框架的大幅度修補與強化，屋頂上原有厚重的女兒牆也都拆除，以新設的鋼筋混凝土矮牆來替代。在拆除女兒牆工程進行時。立面頂部精緻的卷草橫飾帶，原本嚐試現況修復保留，但因損壞狀況嚴重和法規高度不足等因素。整體評估後只好忍痛改為翻模復原的作法。

在結構檢測與修復補強的工程中，有趣的是在牆面裡發現陶製的排



圖22 物資缺乏時代下，在地仕紳協力完成的中央書局

水管，而在一些柱體與樓版內部，還發現了代替鋼筋而使用的鐵軌鋼材，甚至柱梁內部裸露的砂石，也說明了水泥材料的不足，這些都可以感受到當時鋼筋、鋼材和水泥這類管制物資缺乏的時代氛圍，而在



66,666,666

那樣的時代之下，推動中央書局新建計劃的臺中仕紳們，還是卯足全力來建造新的中央書局，他們從事社會奉獻與持續文化事業的努力身影，實在令人佩服（圖22）！

中央書局的再生

一棟老房子的再生，除了建築物的修復之外，更重要的其實是未來的經營。2015年間置後整棟招租的中央書局，由永豐餘旗下的信誼基金會、上誼文化以及上善人文基金會共同來承租，隔年進而承購並捐贈給上善人文基金會，整個過程的背後，其實是何壽川先生與張杏如女士，這一對熱愛文化的企業家夫婦回饋社會的熱心奉獻所促成。特別是張杏如女士與中央書局有著深厚的淵源，張女士的童年主要是在臺中度過，她還記得小時候她的伯父（張聘三）曾經帶她到中央書局的二樓用餐（戰後中央書局二樓曾經一度成為中央餐廳），而她的父親也是中央書局的股東，並且與創立中央書局的文化界人士有著深厚的交誼，例如林獻堂的秘書葉榮鐘先生就住在她家隔壁，而中央書局創辦人莊垂勝先生、第二任董事長張煥珪先生等人，也都和張杏如女士的父親有著密切來往。

張杏如女士對中央書局有故鄉情感上的連結，而她的夫婿何壽川先生也回憶他年輕時在臺中豐原的紙廠實習工作時，經常到市區的中央書局買書、買文具，而或許是命運的安排，中央書局建築物興建的那年，剛好也是何壽川先生出生的那年，當信誼基金會、上誼文化在2016年承購中央書局時，這其實也是何壽川先生送給張杏如女士70歲生日的禮物，把一棟跟自己同齡的老房子送給心愛的太太，並共同來推動它的重

生，這是一件多麼浪漫的事！不過，張杏如女士認為中央書局這樣重要的建築，不應該只屬於她與夫婿兩個人，而是屬於所有臺中人以及臺灣人的共同記憶，因此便決定捐贈給上善人文基金會來永續經營。

在過去中央書局的經營歷史中，有位相當重要的靈魂人物，那就是曾經被張深切稱為「萬善堂」、呂赫若稱為「臺灣文化界綠洲」的張星建先生。張星建先生從1928年擔任中央書局業務主任起，便經常舉辦各種藝術展覽活動，邀請當時各地的年輕藝術家（郭雪湖、李石樵、顏水龍等），前來臺中舉辦講習會和畫展。1931年他與賴和、葉榮鐘等發起設立「臺灣文藝作家協會」，擔任《南音》雜誌發行人兼編輯，也曾經在1934年與張深切、賴明弘等人發起舉辦「第一回全臺文藝大會」，並成立臺灣文藝聯盟且親自擔任《臺灣文藝》雜誌的發行人兼編輯。在張星建先生策劃的各類文化活動之下，連結起臺灣各地關心政治、社會運動、藝術文化的知識青年，創造出臺灣文化的青春時代。

或許說是偶然地，或許也是歷史命運的安排，張杏如女士在接觸中央書局之後，發現自己與張星建先生竟有著遠親的關係，其祖先都來自龍井塗葛堀地區，這也使得中央書局的重生，有著更多層次的歷史傳承意義。從歷史中，可以看到未來，中央書局的再出發，正如同張杏如女士所說的，她想重新耕耘這曾經荒蕪的土地，讓各種生物、植物都可以自由的生長。她希望將來很多人會在這裡相遇，讓思想在這裡碰撞，為臺灣的未來、帶出新的活力與生命力，也開啓中央書局的新生命。期待中央書局成為臺灣之中，同時也是臺中城中城之中的中央書局（圖23~28）！



66,666,666



圖23 整修後的中央書局



圖24 整修後的入口大廳



圖25 整修後的三樓閱覽區



圖26 重生後的內部空間



圖27 以「浪漫的力量—臺灣文化的青春年代」為主題重生的中央書局



圖28 期待成為臺灣之中、臺中城中城之中的中央書局